

蔡华 主编

『田野与发现』
人类学系列丛书



Bones from Father

The Kinship System of the Na along Jinsha River

父亲的骨头

——金沙江边纳人的亲属制度

吴 乔◎著

“田野与发现” 人类学系列丛书



Bones from Father
The Kinship System of the Na along Jinsha River

父亲的骨头
——金沙江边纳人的亲属制度

吴 乔◎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亲的骨头：金沙江边纳人的亲属制度 / 吴乔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田野与发现”人类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222-05859-0

I. 父… II. 吴… III. 纳西族—亲属制度—研究—云南省 IV. K28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93714号

本书是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社区史研究——以亲属制度为主线”的子课题，并受到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支持

责任编辑：雷啟星

装帧设计：杨晓东 燕鹏臣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 名	父亲的骨头——金沙江边纳人的亲属制度
作 者	吴 乔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08千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排 版	云南文化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5859-0
定 价	16.00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摘 要

中国云南纳人的亲属制度是近年来人类学领域备受关注的论题。金沙江边的拉伯地区是纳人的聚居地之一。本书以大量的田野素材为支撑，对金沙江畔纳人的亲属制度作出全面和系统的描述。同时与著名的永宁纳人亲属制度进行比较。并尝试对其运行机制进行解释。

本书从所能追溯到的最早历史情况开始描写，然后对现在的亲属制度状况进行考察。对现状的描写首先是阐述作为出发点的身体表征系统，以及与此相承的乱伦禁忌和婚姻模式，还有与婚姻和家庭有关的居制、性唤起回避、择偶标准等要素。然后描写现在的社会身份、社会亲属，包括称谓体系、家庭、大于家庭的亲属集团。附带涉及与此有关的离异之后的身份界定、性别地位等。在展现了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巨大差异之后，划分四个时段，描述和分析各自的典型案例，对制度转变的过程和动因进行探讨。

除亲属制度的研究外，本书还涉及与此有关的宗教、历史、性别角色等内容。

亲属制度研究领域一个传统重点和难点是双系社会的研究。独特的金沙江边的纳人社会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本书通过描述和分析，对双系社会的研究提供新的事实，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同时，通过对永宁和拉伯两个纳人社会的比较研究，为纳人亲属制度补充新的内容，构建更为



完整的体系。再者，在描述拉伯纳人社会一个世纪以来的变迁的基础上，对转变的动因和机制进行分析，尝试对亲属制度的变迁作出解释。

Abstract

The kinship of the Na is commonly concerned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recent years. Basing on rich materials obtained through field work, this book describes the kinship system of the Na along the east bank of Jinsha River (upper Yangzi River).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Na in Yongning basin famed by the anthropological monograph "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the Na of China" by professor Cai Hua, author tried to reveal a widely different kinship run by the Na and suggest an explanation.

Exploring the oral history is the first step of author to display this exotic society. Then he turned to the kinship of the Na at present. The body representation system is outlined above all as the logic origin, after it follows the incest taboo. Author presented the modality of sexual life nowadays with several cases to embody these concepts. Regarding the defini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by professor Cai Hua, author asserted the persons live under the same roof in this region formed a standard allied family,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to the consanguinity group formed by the Na in Yongning basin described by Cai Hua. Meanwhile the phenomena related to marriage and family are depicted in this book such as residence, sexual evocation, spouse selection criteria. Then the book is devoted to the social roles and social groups. This section composes several elements as nomenclature, household, social groups larger



than family, the acquirement of social identity, heritage of family name and belongings when family break up, divorce and related identity change, social role of father and son, etc. Showing the deep gap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through above sections, author then tried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cts that cause it by narrating and analyzing the social affairs and representative kinship cases through a century divided in four periods of time.

Besides the main topic of kinship, this book also contains items of correlative, as religion, social gender, history and myth.

As conclusion, the book argued that the Na society of Jinsha River run a kinship system of asymmetry lineal. Both matrilineal and patrilineal factors act in this system while the later weighs more. The identity of man as father and husband has been established fast from body representation to incest taboo to social relatives. Marriage and family, instead of visit and consanguinity group, became prevailed in this society. The Na of this region holds a kinship practices quite different to the pure matrilineal system of the Na in Yongning, which was subtly described in “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The Na of China”. Yet the pure matrilineal system existed here just 80 years ago and astonishingly disappeared in a period of time less than half century. Some social affairs of deep impact and the invasion of outer culture may contribute to this fast and dramatic social change. The case of the Na along Jinsha River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evolution for the native ethnic group in contact with other mighty cultures.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概况·····	5
第二章 历史上的母系与走访时期·····	8
第三章 现在的性生活模式与婚姻·····	35
第四章 身体表征系统·····	71
第五章 现在的乱伦禁忌与性关系规则·····	76
第六章 称谓·····	109
第七章 社会亲属集团·····	121
第八章 拉伯纳人亲属制度的转变·····	173
参考文献·····	199
致谢·····	201



“田野与发现”
人类学田野丛书

Contents

Introduction/1

Chapter 1. General Presentation/5

Chapter 2. The Matrilineal and Visiting Life in History/8

Chapter 3. The Modality of Sexual Life and Marriage at
Present/35

Chapter 4. Body Representation System/71

Chapter 5. The Incest Taboo and Norms Regulating Sexual
Relationship Today/76

Chapter 6. The Nomenclature/109

Chapter 7. Social Relative Groups/121

Chapter 8. The Change of Kinship System in Labo Region
throughout a Century/173

Bibliography/199

Acknowledgements/201

导 论

自从蔡华教授《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以下简称《纳人》）^①一书问世以来，永宁坝子的纳人（摩梭人）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关注的焦点。他们与世界其他民族迥异的性生活模式和母系亲属制度，吸引着研究者以及普通大众的目光。十数年来，这个群体所获得的已远不仅是学术上的名声。不过大部分读者或许不知道，纳人并不只居住在泸沽湖畔、永宁坝子。西越苍莽，金沙江边的拉伯地区是纳人族群的另一个聚居地。在这个地方，他们生活在与永宁盆地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人口数量少于永宁，且被多个其他族群所包围。虽然同为纳人，语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但这里的性生活模式和亲属关系，却与永宁截然不同。调查显示，拉伯地区的纳人是两百多年间渐次从永宁迁徙过来的。那么，离开故土之后，是什么导致了一个社会最核心的制度——亲属制度发生如此剧烈的转变呢？

此前学界对拉伯纳人社会的研究文献非常少。且大部分文

^①此书于1997年以法文首次出版。2001年英译本出版，书名是“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 - The Na of China”。迄今尚无中文译本。本书中的参考和引用均来自英译本。直接引用的部分，笔者作了中文翻译。书名暂译作《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



献对江边纳人仅有粗略的涉及。唯 1978 年周裕栋著的“拉伯乡纳西族领主经济和家庭婚姻调查”（以下简称“调查”^①）提供了较多信息。“调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了拉伯 1956 年民主改革以前的社会阶层和土地占有状况，描写了“永宁土司的统治剥削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斗争尖锐”的“封建社会”。其后是婚姻部分，“调查”指出：“夫妻同居”和“阿注生活”各占相当的比例。对于家庭，作者的观点是：母系、父系、双系家庭并存。第三部分描述了当地的宗教习俗。概括来说，“调查”一文在亲属制度方面的结论是：江边纳人社会是一个既有婚姻又有走访，既有父系又有母系的社会。情况果真如此吗？这样的社会将如何运作呢？

带着上述问题，经过艰难跋涉，笔者来到大山深谷中的拉伯。从 2002 年 1 月开始，共计 7 个月的田野工作在十多个村庄中展开。生活在纳人村民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是此项调查的基本方法。依循蔡华教授的教导，本次田野访问了八十多户人家，记录了超过 500 人的详尽谱系，涵盖两个村庄的全部和另十多个村庄的部分人口。归纳总结材料之后，性生活、乱伦禁忌、婚姻、社会亲属等社会规则被提炼出来，并在多张谱系图中得到交叉验证。另外，通过访谈记录的人们的“所说”，和通过观察发现的人们的“所做”，同样被检验和研究。经过这样的田野调查得来的这个社会关于性与爱情、亲情的故事，成为本

^①周裕栋，“拉伯乡纳西族领主经济和家庭婚姻调查”，《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与家庭形态调查研究》，宋恩常编，南宁：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民族组，1978，第 113—150 页。

书中支撑观点和展开分析的案例依据。

完整而系统、翔实地描述拉伯纳人社会，是本书的首要任务。笔者力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拉伯纳人社会的亲属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与已知类别不同的新类型？第二，这个社会的亲属制度的逻辑根源和现实表现是什么？第三，如果确实存在二元的亲属制度，那么，不同逻辑出发点的制度是如何在一个社会中配合运作的？第四，今天拉伯纳人社会的亲属制度是否与历史上显著不同，哪些因素在制度转变的过程中起了作用？

在专著《纳人》和其后的“纳人亲属制度的结构与婚姻家庭悖论的终结^①”（以下简称“终结”）一文中，蔡华教授通过对永宁纳人社会的细致分析，提出以“社会血亲性排斥定理”为核心的新理论，显示出比既有的人类学亲属制度理论更为广大的解释力。这是本书参考的主要理论框架。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即第一部分，概括介绍这个族群的背景知识，包括拉伯纳人的人口、地理、历史、宗教、农业生产等；第二章为第二部分，首先描述经口述流传下来的历史上的性生活方式和亲属制度情况，然后将历史上的拉伯与今天的永宁进行初步比较并作一小结。第三至七章为第三部分，描写拉伯纳人社会亲属制度的现状。主要探讨性生活模式、婚姻、家庭和亲属集团四个主题（分设五章，各有小节），附带涉及与亲属制度有关的择偶标准、社会性别两项内容（各设一节）。这部分大致按照逻辑顺序排列，从亲属制度的逻辑源

^①蔡华，“纳人亲属制度的结构与婚姻家庭悖论的终结”，载于《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北京，2000年5月。



头——身体表征系统出发，到乱伦禁忌和社会血亲，再到家庭，最后是亲属集团。第八章为第四部分，描述拉伯纳人性生活方式和亲属体系的变迁过程。这部分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分为20世纪二十年代以前、20世纪三四十年代、20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20世纪八十年代迄今4段。4个时段的亲属制度状况分别对应当时的历史事件，对可能导致亲属制度转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第八章的小结即为全书的结论。

为保护被调查人的隐私，本书案例中出现的被调查人名字和部分村庄的名字，使用化名。

第一章 概 况

本书所描写的人群，居住在金沙江上游河谷东岸一块南北直线长大约 15 公里、东西 5 公里的狭长地带内。在行政区划上，这个地方属于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拉伯乡。

正如《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以下简称《纳人》）一书所述，这些居民是被汉族统称为“摩梭”^①的四个族称含有“na”音素的族群中的一个。在他们的语言中，称自己为“na”。根据《纳人》的研究，“na”作为形容词有“黑色”的词义。

本地纳人与永宁纳人使用同一种语言，彼此能够交流，语音上有细微差别。本地纳人与周边其他民族语言不同，彼此之间用汉语交流。根据中国语言学家的划分，他们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彝语支。纳人有语言而没有文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1958 年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拉伯纳人以及永宁纳人都被划归“纳西族”。同永宁纳人一样，多年来，拉伯的纳人一直要求政府确认他们为一种不同于纳西族的少数民族。

根据 2002 年拉伯乡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自称为“na”、官方记录中称为“摩梭”的人口约有 4000 人，主要集中居住

^①他称：“摩梭”这个词汇汉语古籍中已有记载，是当地语言的汉语译音，意思是“牦牛”。参见蔡华，《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第一章。现在，“摩梭人”是当地人比较乐于接受的汉语他称。



在拉伯村委会辖区内。这里有 13 个纯粹的纳人聚居村。本次考察涉及所有这些村子。

截止笔者调查结束的 2003 年 3 月，这里仍然十分闭塞，不通电、不通有线电视、不通邮政、不通班车，只有一条在冬季的大雪和夏日的山洪中时断时续的土基毛路，手机信号在笔者考察期间刚刚开通。这个地区属于横断山脉区，陡峭崎岖。山顶海拔 4000 多米，终年积雪，盛产虫草。金沙江河谷海拔仅 1400 米，炎热干旱，仙人掌花果茂盛。从山顶到谷底落差巨大，气候和植被的垂直分布十分明显。河谷到半山腰的缓坡地段，原始森林已经砍伐殆尽，在水土流失形成的巨大沟壑之间，分布着纳人的水田和旱地。

与永宁的纳人一样，这里的纳人是以耕种为生的农民。他们主要的粮食作物是水稻和小麦，近年来也种植烤烟、花椒等经济作物。在河谷热地，稻谷一年两熟。在农药化肥和杂交高产品稻种普及的今天，他们的单产很高，但是人均耕地很少，而且有随着滑坡和水毁进一步减少的趋势。基本上，这儿的粮食能够自给。但是温饱之外，极为缺乏换取硬通货的手段。

除农业外，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拉伯纳人的马帮贸易一度十分繁荣。马帮对这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都有过很大影响^①。现在，商路冷落，马帮已经消失。

用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拉伯是在封闭的深山大谷中，斜坡上零乱分布的小小村寨。灰土满天，凋敝破烂，田地寡少，生计艰难。在云南这个富饶缤纷、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拉伯

^①曾经的马帮贸易造就了拉伯第一批发家致富的纳人，正是这些人带来了亲属制度的首次变革：男人开始娶妻，男性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而且取得对家的控制权和延续权。在本书最后一章还将详述。

无论气候、地形、景观还是自然资源，都算不上好。与纳人中心居住地的永宁坝子、泸沽湖畔相比，拉伯也显得又穷又闭塞。

1956 年以前，拉伯地区受永宁土司统治。拉伯的纳人都属于“dzéka”（以下音译为“责卡”），也就是“平民”等级。少数人在欠债或者犯罪的情况下，会被土司降到没有人身自由的“we”（俄）等级。但经赎买，又能恢复平民身份。拉伯的纳人处在土司知府——总管或把事——管人——总伙头——伙头——hadzi 的管理之下^①。伙头和总伙头都可以调解普通纠纷，土司知府拥有最高司法权。关于各个阶层的身份传递和统辖关系，《纳人》一书中已有详尽描写，本书不再赘述。

拉伯纳人信仰传统的“da ba”（以下音译为“达巴”）。这是一种多神信仰和相信灵魂不灭的宗教。从事这一宗教职业的人被称为“达巴”。在笔者重点调查的 6 个村子大约 1000 人口中，有 8 个达巴，还有 6 个正在学习达巴的学徒。达巴都是男性，不世袭，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技能。纳人没有文字，达巴自然也没有成文经典。他们念诵的词句全靠口传。拉伯纳人还信奉喇嘛教，但是远不如永宁风气之盛。本地喇嘛是藏传佛教中黄教的一支，教义、教阶、典籍和一切规章制度均依藏传佛教制定。在大约 1000 人口中，有 5 个喇嘛。

在拉伯的仪式活动中，达巴教和喇嘛教通常分工合作。但喇嘛和达巴无论在生活方式上还是教义上都有很大区别，从来没有人身兼二职。

^①关于纳人传统的统治级序和社会分层的详细情况，见《纳人》第 3 章。



第二章 历史上的母系与走访时期

调查方法

作为亲属制度研究最基本的调查方法，谱系记录一向是人类学者的得力工具。田野考察期间，笔者做了大量的谱系记录工作。在所住的金江村，我记录了所有 28 栋房子中 168 人的家谱。在其余 5 个考察最多的村子（拉卡西、望香洛一二三村、伯亚），我选择有老人在世，可能记得较多辈数情况的人家，记录了大约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的家谱。此外，还在另外 12 个村子做了少量有选择性的记录。最终我所记录的谱系一共涵盖了居住在 85 所房子里的 517 个现存人口，以及大约 2200 个已经去世的人口。

我从要调查的那所房子现在的“家长”^①开始标记。从当家人开始往上追溯，询问和记录所有前辈人的情况。多数被调查者能回忆到自己往上 2~3 代人，或者说从现存最小一代人上溯 5~6 代的情况。85 个现存家庭的谱系中，7 代（含）以上的有 11 份。最长的谱系来自伯亚村的一个达巴。由于职

①家长：在当地语言中叫做“da bu”，据说来自于藏语的“ji mi da bu”。也叫作“ri de hinshuba”，字面意思是：一把抓住辫子。与永宁的一男一女（参见：蔡华，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 - The Na of China, New York, Zone Book, 2001. 第 7 章）当家不同，现在拉伯每所房子里只有一个当家人，通常是男性。这也和政府的记录有关。因为乡政府的户口记录中要求明确每个家的惟一——名家长。这个人将对交纳农业税、参加公共事业等负有法律责任。